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高尔基



光与热





前 言

高长虹(1898—1949)又名高仰愈,山西孟县人。中国现代诗人、小说家。1924 年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1925 年 3 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狂飙宣言》,并参加鲁迅领导的莽原社,编辑《莽原》周刊,与向培良等人共同编辑《狂飙》、《弦上》、《每日评论》等刊物。高长虹在创作上曾得到鲁迅的帮助,写有许多揭露军阀统治的诗文。第一本创作杂感与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即由鲁迅选辑并编入《乌合丛书》。1926 年 10 月因“压稿事件”而与鲁迅产生冲突。高长虹借口刚刚从鲁迅那里接受《莽原》半月刊编辑工作的韦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一篇稿子,即在《狂飙》周刊上以公开信的形式不冷静地对韦素园进行人身攻击,并对鲁迅表示不满。当鲁迅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不予批驳时,高长虹便认为鲁迅在偏袒韦素园,矛头直指鲁迅。从此高长虹攻击鲁迅的文章有 15 篇之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思想权威”的广告所作的辩解,显示出高长虹年轻气盛、情绪化的幼稚病。1930 年初,高长虹离开故国,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异国漂泊生活。其间从事经济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两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后来又到过法国,曾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经意大利、英国回到香港,经友人介绍奔赴武汉,武汉沦陷后又来到重庆。1940 年冬,高长虹徒步进入延安,此后所著文章多偏重历史、哲学和经济



学方面，并以研究经济学为由，成为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唯一的文艺家。晚年的高长虹精神益发怪僻，被送进了精神病院，1949年病逝。

高长虹的主要作品有诗文集《走到出版界》、《心的探险》、《给——》等。因为与鲁迅之间的种种瓜葛，致使高长虹不得不走出了文艺界，从此尝到了咀嚼不尽的苦果。但也正因为如此，使他能够活在鲁迅的巨大存在之中，抑或也可以因此而“不朽”，但是这能算作高长虹的幸运吗？今天我们重新编选出高长虹的作品，而且是以文学的名义对待之，我们会发现，虽然高长虹的诗文在文学史上可能并不会占到重要的席位，但他的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那股狂飙突进、激愤无畏的气质还是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的。

本文库收录了高长虹文学创作中的精品部分，由此读者可以更真实切近地认识到这个独特的诗人的真正面目。



目 录

游离	(1)
生的跃动	(37)
最后的著作	(54)
闪光	(62)
精神的宣言	(102)
震动的一环	(105)
一个神秘的悲剧	(112)
现实的现实	(123)
草书纪年	(128)
诗人的梦	(147)
给——	(148)
凝望	(175)
黄昏	(186)
弦上	(214)
花园之外	(234)
论人类的行为	(257)
论杂交	(267)
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282)
天才破坏论	(291)
韦痴珠与韩荷生	(296)
批评工作的开始	(300)
艺术与时代	(306)



科学与时代	(314)
死的舞曲	(319)
从民间来	(334)
答仲平	(338)
附仲平赠	(340)
猫眼睛	(341)
老时代	(342)
冬夜	(343)
诗人的启事	(347)
镜的自白	(356)



游离

我的名字是 N，这便是我的惟一的所有。历史吗，我不久要有二十八足岁了。

我望着我的前面，空空洞洞地，我望不见什么。

虽然有时候，也有些幻象给我出现。但它们是很变化的，我常认不出那一个真的是我的幻象。

在那里，我可以看见我所想望的，也可以看见我所厌恶的。我想，那都同现在一样，不变的是我的名字，别一方面，则我或者可以活到五十足岁。

当我孤身躺在野地里的时候，我不妨做一个将军梦。同样，我可以孤身躺在战场上。一切都像是梦。

美的云彩在空中游荡着，排列出各样的形式，我知道那是夏天，我想像雷雨，想像被风吹折的花，想像窗旁倦卧的美女，想像我在泥泞的山路中奔驰。但一到冬天，我的想像便都另换了一套，那是些，荒漠，厮杀，白骨。然这一切，我都在爱慕。

我苦的倒是这些，我常觉到空空洞洞地。人生不便是这样吗？几时会有充实的时候？

今天我同一个朋友谈起这话，我的朋友叹了一口气笑了。我想，人生永久是如此的，让我们叹一口气笑了吧！

然而我不能常笑，也不能常叹气，因此，我便做了负重的牛。我需要的，倒像是喘气。

我负的究竟是不是重？为什么我又常觉着空空洞洞



地？我负的难道便是空吗？这样想时，我又叹了一口气笑了。

然而我又时常在回望着过去，像有铁索想把我绊住。

但我宁愿把铁索握在我的手中，我玩一套把戏给大家看。大家已经不大看见把戏了，因为大家都住在荒漠中。亲爱的白骨！让我们一同起来走索好吗？

我做着一个奇异的梦，我熟睡了。

我住在无定居。如其今天有人问我在那里住，我将说在C的家里，但晚上我却睡在B的床上了。但这也并不是我所痛苦视之的。我以为一切人都同我差不多。

但我终究不能忘情于安居，在梦中我常偷跑回家里，睡在我的夫人的身旁。

谁是我的夫人呢？是小说上的仙女吗？是我的理想的爱人吗？不然，你们在你们的身旁大概都可找见她的类似，一个不认识字的缠足的乡下妇人。

人常把他的梦赠给他所不喜欢的。那梦，那是人生的精华，那是艺术之所由生，哲学之所由成呵！

我的梦便这样挥霍了！我不至于绝望者，因我白日还剩着另一样的梦呢！

然我昨夜在梦中也居然看见我的白日。

我梦见我睡在大学校园里。外边进来一个小孩。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从河南来的。他问我道：Q住在这里吗？我答：你为什么不到他公馆里找去？他听着，跑了。我在后面追他，我问：你见小弟弟没有？远处我听见答复——你一年后才能够见他呢！

我又梦见一个老朋友，铅铁一般的皮肤贴在脸上，我惊得发颤，他常是那样健壮呢！我想着他的女孩子呢！



.....

然这些，在我的梦中，可以说是例外。

我的弟弟住在家里，来信说他很痛苦。我同情于他的话，所以我发誓不再回家，我已二十八岁了！

我的母亲在家中病着，我有什么法子呢？如其我在这里病着，谁有什么法子呢？

我不愿叫家里知道我的行踪，他们会骂我没有天性。天性呵，我早与你分手了！但有之者，谁敢于骄傲我？老实说，我愿意毁灭了一切的家庭，并且连家庭的情感！

但不回家，我终觉很痛苦的，我大概仍然被天性束缚着吗？

在一间中产家庭的房子里，躺着我的母亲，一边坐着我的弟弟，地下立着我的夫人。我哭了。我想看见他们！

我的母亲，便是那个在我的儿童时代以怒脸向我的，在我的少年时代以笑脸向我的，在我的青年时代以苦脸向我的，一个脸色不定的妇人。今年五十岁了，已生了三分之二的白发。我已生了三分之一的白发。我将不死于发之白！我赠给母亲的，只有一个少年的孩子！

我将不再看见我的母亲吗？我反对一切的母亲！唉，痛苦的母亲呵！痛苦的孩子呵！我们遭遇的是什么时代？

同样的，我也有我的孩子，今年五岁了。我去年还看见过他。他有我那样地聪明，我不可以赞扬我自己吗？

我实在爱我的孩子，他常拉着我带他到街上玩，只有他能够拉得动我。他，我从那里看见那儿童时代的我，我可以从他接吻我的过去。我爱他甚于别的一切孩子，我爱他如我自己。

我如何能够现在抱住我的亲爱的孩子呢？这岂是二百



里的路程所能隔绝了的吗？

有母，有妻，有子，而我不得归。我将弃绝家庭。

故乡的风物，我时常想起，但我不能看见。它们只给我的历史做了背景。我不能离开温池的洗麻泉去找我的七八岁时的游戏。我想起十四岁的我时，我一定会先想起城里小饭铺的油布袋。

他们可以节省一笔酒钱了吧，虽然他们失掉了一个人，虽然这个人是不为他们所容的。

然我知道，便是在今天，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的夫人，我的孩子，一定都会有一个时间想到我，无论是望我或恨我。除了玉交面，赵大夫之外，我还是他们的一个很有关系的人。

我回到这里已两个礼拜了。我本来便只打算住两个礼拜。但火车不通了，我只得一气住下去。我不如兵有身分，这是火车的意见。我后悔我没有早去当兵。

我看不起那些兵小子们，不是因火车问题而有所私恨。我希望战争，但他们是胆小的，枪常负在肩上。枪压着兵，所以看不见火。如其我是兵时呵！

太原不见火光，已经十四年了。论理是应该打几下，调和一些空气。老百姓们也太怕死了，不适于竞争生存，闻一闻烟火气不好吗？

况且，我既被关锁了！被什么，不是被战争吗？战争在那里？我走到街上，只看见一些死气沉沉的路人和死气沉沉。连个抢劫的都没有，太平得多么无聊！

我的上海，我的黄浦江，我的江湾，我如何能立刻走到你们跟前？

住着实在无趣，一天等于一天，一连住了十四天寻不



出一些变换，只有天气冷了吧？

我仍然穿着我的秋天的衣服。前天Z问我：你不害冷吗，穿我的马褂去如何？我说：不冷！真的，我是冷而不冷。我现在害冷，但我不高兴说冷。我想我的夹衣还可以穿两个礼拜下去。

我看见穿着棉衣的人，我愤恨他们夺人所有。我看见穿着夹衣的人，我愤恨他们奴气十足。我看见我自己的夹衣，我笑了。

我一只眼望着北方，一只眼望着南方，我的身体躺在中间。连汽车都停卖客票了，我能飞到那里去？这些猴儿们，只会大小怪惊地！

唉！天冷，火炉在那看呢？笔头，笔头……………

我一个人在街上走着，是晚上九点钟了。这里的人们都害的是早睡病。街上的电灯，只能够照见自己。极细的雨点零落着，只有皮肤些微感觉到。风却紧张地吹到我的身上，使我时刻忘不了我所穿的夹衣，我战栗了。这便是荒凉的写照吧？我疑惑有人在后面追我，大概是黑暗。

我计算着今天晚上的宿处，何处有火，我将逐火而居。

天上的云彩稀疏地堆积着，这是不会下雨的。虽然，如其一下雪，天气便会冷了。如其下雨，明天一定会变成雪。

我计算着赁一间房子，过我的寂寞的文字生涯。总之，除寂寞外，还会发见什么呢？

娘子关已经开火了吧？今天一个朋友从火车头上得到消息，井陉的兵已开到北京去了。火车头又如何靠得住？我还是相信我所相信的，三日内，太原会换成别样的形式。



我恍惚看见几个熟的面孔，伸出在军装上的，我同他们握着手，但不说话。

唉！我是——太迟了。失败……失败……

别一个军人向我对面走来。更其熟识，但我想不到是谁。

你是——？我问了。

是我！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一个人在走着呢。

在两礼拜前，我和小弟弟一同从北京起身。我们一到了太原，便不约而同地说，住三两天，我们赶快走吧。

谁知小弟弟走了，我却一个人留在这里，而且没有信来。

在他走的那一天，保定开火，打伤南下的火车。次日保定又开火，小弟弟！莫不你已做了火下人？

我的意料，他一到石庄，便要给我写信。如今已是八天了，为什么还没有一些消息？

我只往坏的一方面想，他被人误认做侦探抓去了吗？他触在不知何处来的飞弹上了吗？他死在他的愤怒中了吗？

自然，如其他已坐在东安楼上，同 H，P 吃栗子时，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想念着 H，他给我新鲜，给我活泼，给我美，但我所给与他的是什么？

我想念 P，我时常在担忧，怕他太喝多了酒。

我想念着 X，我太对不住她了。我确乎太残忍，我用毒药敷在她的新伤上，虽然我并没有歹意。

女子像一朵花，你如爱她只可爱她的美，她是不能够



经受暴风雨的，而我却给她以暴风雨。

有益于女子的，是同情，赞扬和和善，而我却施之以暴戾的斥责。

我希望煽着一支嫩焰蔓延而成为大火，但我却用力太大几乎煽灭了。当真吗？我好久不听见她的声音了。

但我昨天却发见了她的一点秘密，她告诉我她是勇敢的人，她这还是第一次的宣布呢。

但她以为我在骄傲她，虽然我在崇拜她，而且我舍她外再没有崇拜过别的。上帝之于我，是一个可笑的传说。我常把他嵌在我的诙谐的谈话中，我甚而至于蔑视我自己的思想。

我想念着——我什么都无须想念了。

一苗死焰！是我的自赞。

我在被包围着，东西南北都是兵，我不能到何处去。因为我一个兵也没有。

然使我有五千兵时，我早已把那个傻家伙包围了。太原是一座空城，所有的兵都是预备偷跑的。只要我有五百兵时，我一定会先去占领了火药库。

在无人之境，我却闲废着，我摸着我的额脑。

时候倒正是夏天，我自己才是冬天呢！

今天还没有得到消息，不知外面打得如何了？

学生们都忙着回家，学校大概快关门了。我赞成解散学校，因为它那里只能装那么些学生。但我不赞成回家。离家，回家，离家，回家，我们的所谓知识阶级的先生们，永远走的是这一条乏路！

把眼睛放远一点呵！家庭之外——

一旦我有了兵，我一定要分驻在各各的家庭中，把栈



房留给那些游民，人们都住了栈房时，社会也许会变好一些了吧？

我的亲爱的青年们，把眼睛放远一点吧！

为什么那个漂亮的面孔，忽然闯进我的心来呢？

这是一种颓废病，我时常思念女子。虽然她在我的思想中只占三分之一的地位。到我完全屈服于她时，我便一时完了。

我有时竟会只想念一个女性的生殖器，这多么危险。我诅咒一切！

我从海子边走过，看见有兵在那里操，我可以叫他们做兵吗？他们在学开步走。

为什么我同人们谈起海子边的那些兵时，他们都要发笑呢？

这几天开走的兵，是不是便从那里训练成的？

他们的腿像枪那样地笨，但他们没有枪。

街上的洋车夫少得很，莫不都到了这里？

栈房里都住满了兵，原来便是他们。

我想跑到他们跟前说道：让我们打一战好吗？他们也许会发了怔，问：打战——什么是打战？

打战！打战！我们一齐都打战去呵！

我做的是表现派的梦，但我的现实，是比写实主义更简单。

今天刮起风来。风是英雄。他能使静者动而动者更动。

我看着风时，想起我的朋友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从下面寄去。

亲爱的朋友！

好久没有接你的信，你的工作如何了？各处的人们都在反对你，有的还简直在嘲笑你，咒骂你呢！这很奇怪，他们倒像是以为你是世界上的惟一的恶人！你的到罪恶之路做成功了吗？我想，怕你没有工夫做，你正在走着罪恶之路呢！

在距离今天两个月的光景，我会听到关于你的不好的消息。你知道我当时的血液奔流到多么湍急吗？但不久我镇静下来了，我相信那一定是谣言。人们为什么那样喜欢造谣呢？假如有上帝的时候，我第一便是要斥责他不应该把嘴付与了人人。

朋友！你知道吗？我时常在想你，当我最绝望的时候，我一想起你，我便立刻承认世界还是一个世界。我的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世界多显示给几个人呢？这怕可以说是你的罪恶吧！朋友！连我都这样说了，你够多么不幸！当人们把责任放在你的肩上的时候，他们空闲了，便来搜寻着说你的坏话。你是我们人类中间一个真的受苦的人，你能说这不是因为你曾经犯过罪吗？

昨天，我碰见你的一个乡亲，他问我你现在在何处。我说不知道。他很失望，他没有从我这里猎到可以夸示于人的消息。我觉着像我在把你藏在暗处，你能宽恕我吗？

这里也许有事情要发生了。但我却是个旁观者，我因此很颓丧。不久，我将到别处，当有路可走的时候。我已闲得疲倦了！

以后再通消息，别了，我的朋友！



到明天太阳上来时，我用它给你祝福！

月，日，于太原。

我写完了这封信，又从头看了一遍。我看见太阳上来了。风刮得越发凶暴。那岂只是风吗？

风之大者莫若绥远，我想到绥远去。

我梦见我在追寻天堂，
一个老人站在我面前，
我从那老人的头上望去，
我看见一块地狱的门匾。

老人指引着我走了进去，
我知道那老人便是上帝，
上帝走着在我的前面，
我知道那上帝呵，便是我自己。

当黑夜走到两点钟的时候，我失陷在脑思的麻木里，钟声同我的耳鸣及远处一两声犬吠占据着声界的空间。我想着海鸟与骆驼。

我从 M 的门前路过时，我想进去看她一看，但我没有进去。

我有些对不住 M，我在她的脑筋里造出些幻想来，但我不能够实现她的幻想。

她以为我是一个能帮忙她的人，我如何有那种能力呢？她所需要的是一个丈夫，但是我反对丈夫。我以为不帮忙，对于她所得到的，甚于帮忙。

我曾对她说过：“离婚我可以帮忙，但是结婚呢，我



是没有办法的。”她听了很奇异，她说：“那末，你是主张独身主义的吗？”

后来她知道了我的意思，她说她只愿寻个生活的方法，将来为社会做事，但一面她又在进行结婚。

我有什么生活的方法呢，对于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决断的女子？

女子都是一样的形式，她只是其中的一个。我将爱女子呢，或将憎女子呢？她们生下来便只为牺牲的吗？然而她们又并不为自己牺牲！

前天我听得说她又在那里找丈夫了，唉，我有什么办法呢？

女子，她可以叫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我想，她如见了我，她一定要派我做一個媒婆，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从她的门前路过时，我望着那门子，我在留恋着一个可怜的女子；但我很快的走过去了，我是在逃避我的债主呢！

在这里躺着的那个女尸，这不是我杀了的吗？谁呢，救我！

一个中等身材的女性的形体，低着头像有罪的样子，穿着家造的白鞋，如临大敌似的坐在我的对面，黑眼镜底下隐藏着卑怯的眼睛，羞惭，无力，一个缩小的生物，现在又出现在我的纸上了！

一颗月亮，是我第一次的收获！

这是一颗真的月亮，她有清白的光。

我听见绵远的音乐，从银琵琶上弹出来的，那调子在说：悠久！



我踏着月亮，放轻了脚步，像踏着透明的薄冰。我的脚点着水，脚心下喷起了温泉，但不觉浸湿。

像在战场中，树木，树木，树木后面藏着的兵，树木和兵的影，影的动作，空气的爆裂，嘣！

丁香花下立着我的雕像，我看着我自己的影，是两个人的影，风，香，沉默，夏天。

远了，远了，我始终走着远路，远到望不见我自己。

一块墓地，铺着我的尸衣，跳舞者还没有动身吗？

我在水中照了照我自己，我看见我的圆的面孔。

今晚的月亮多丰富呵！后天，她要圆了！

空气已和缓了一些，正太车已开行，这是个不好的消息，我愤怒。

风是同我表同情的，它怒吼着，不问明夜。它像要吹倒那顽固的和平。

我计算着我的行程——河南？北京？绥远？上海？

我沉默着与风对话。风呵！你也计算过你的行程吗？

行时不得不可行，止时不得不可止，除此外，什么还是你的哲学呢？

你把土石吞入你的肚中，而吐给那些不欢迎它们的人，这是你号叫的意义吗？

你使树木乱舞，而关软弱的人们于屋内，这是你号的意义吗？

你号叫而使人不能懂，这是你号叫的意义吗？

你使太阳失了光，你封闭月亮以灰色的金锈衣，你使天空变色，电灯在你的威严之下映鬼眼，这是你号叫的意义吗？

风生于我的心，我将于何处获得我的解答？